

【当代语言学论丛】
[论文集]

汉外词汇对比 研究报告（二）

张绍麒 主编 HAN WAI CI HUI DUI BI
YAN JIU BAO GAO

中国文史出版社

山东省“十五”期间重点学科强化建设项目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文字理论与应用研究文库(二)

汉外词汇对比研究报告(二)

张绍麒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外词汇对比研究报告(二)/张绍麒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8

(当代语言学论丛/陈淑梅,卢小林主编)

ISBN 7-5034-1822-2

I. 汉… II. 张… III. 汉语—外来语—对比研究—研究报告 IV. H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527 号

汉外词汇对比研究报告(二)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北京凯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9.75

字 数:271 千字

版 次: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15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总序

张志毅

乙酉鸡年冬至后三日，正是“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的日子，我们的省级强化建设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又传来喜讯：新的一批研究成果，作为语言文字理论与应用研究文库，即将出版，嘱写一序。于是便目睹了大饱眼福、大饱口福的方丈盈前：

张绍麒教授主编的《汉外词汇对比研究报告(二)》，

陈淑梅教授主编的《词汇语义学论集》，

亢世勇教授主编的《语言应用研究(第二辑)》，

徐德宽博士的《信息时代的语言教学与研究》，

王宝刚博士的《〈方言〉简注》，

解海江博士的《汉语词汇对比研究探索》，

李海英副教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社会语言学阐释》，

姜岚副教授的《威海方言调查研究》，

姜仁涛讲师的《〈尔雅〉同义词研究》，

张文峰、侯仁魁老师的《计算语言学》。

这真是珍肴异馔。孰能与之媲美呢？

那就是我从年初到年末看的俄语、汉语、英语多篇应届博士论文。比外语博士论文，我们的成果少了点匠气，多了点师魂。在引介和运用外国新理论方面，我们稍逊于人；在基于语料库，脚踏实地的升华方面，

我们略胜于人。在几个博士点座谈中,我多次强调“脱去匠气,生发师魂”。

到了今日的地球村,纯国粹的课题已经寥若晨星。因此对绝大多数的专题都必须极力扩展视野,扩展到古今中外,每遇一题必须梳理其中外学术思想史。否则,谁都难免坐井观天,连王安石这样的泰斗对国粹的“十三经”也偶尔“寡识不知周礼伪”,而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手更要小心翼翼地观测天高地厚。只有理清中外学术思想史,才能认清某一说法的新旧、前后、高低。否则,可能扮演了悲剧角色(以“旧”为“新”)而自以为新,这在许多专著和教材中时有发生。学术要堕落到这等地步,那也真是泡沫了。好在“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一股朴学而清新的学术空气,正像冬至阳气又昂然升起,学术百花园又将争奇斗艳。以是记于盈前方丈。

2005年圣诞节

前　　言

2004年我们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汉外语言对比研究报告》，这本研究报告集主要内容是汉外词汇对比研究，包括《汉英表示动物的基本词对比研究报告》(于屏方)、《汉韩同形词同义聚合对比研究报告》(杨艳丽)和《汉语和韩国语语词义位的民族性对比研究报告》(玄智映)。三个研究报告是以张志毅教授的《词汇语义学》为基本理论框架，在张志毅、张绍麒两位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报告集出版后产生了较好影响。本次出版的研究报告集取名《汉外词汇对比研究报告(二)》，一来为了突出词汇对比研究，二来也为了保持研究的连续，标明是已出版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报告》的延续。我们已经制定规划要将汉外词汇对比研究长期坚持下去，今后会将研究成果以同样书名按顺序编号出版。

《汉外词汇对比研究报告(二)》包括三编：第一编《汉英基本数词对比研究报告》(张笛)、第二编《汉英反义词对比研究报告》(李松芬)、第三编《“上”“下”在汉语和日语中构词功能的对比研究报告》(张科蕾)。

第一编《汉英基本数词对比研究报告》把研究范围限制在“一”到“十”这十个基本数词，较详细地对汉英基本数词进行了描写和对比。

首先是汉英基本数词词义对比。分两部分，一是汉英基本数词义项对比；二是汉英基本数词文化陪义对比。在对比的基础上对基本数词词义的共性和民族个性作了较为全面的描写。

汉英基本数词聚合关系分为同义聚合、反义聚合和序列聚合三种。基本数词的同义聚合分为两类：一是基本义相同或基本相同形成的聚

合。二是数词的虚指意义相同形成的聚合。基本数词的反义聚合表现在“一”和其他数词的对举使用和派生意义与文化陪义上。基本数词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聚合——序列聚合。在对比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数词聚合的共性和民族个性。

汉英基本数词组合关系是从组词和组语两方面进行对比的。组词指汉语和英语中由基本数词组成的合成词；组语在汉语中指含有数词的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和格言，英语中指含有数词的习语、谚语和格言。汉语和英语在数字合成词与数词谚语和格言方面是对应的。在汉语的数词成语、数词惯用语、数词歇后语和英语的数词习语等语言单位上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最后本着利用对比分析来发现第一、第二语言之间的异同以确定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干扰和寻找学习的重点和难点的目的，在汉英基本数词对比研究结果基础上，提出对英语国家汉语教学中基本数词教学内容的建议，指出教学难点，以期能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基本数词教学有所帮助。

第二编《汉英反义词对比研究报告》以汉英反义词为对比研究对象。从研究目的上看，主要是试图通过对比研究来验证对反义词的性质、特点、分类及功用的有关认识，立足点在理论对比上。对比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对比，另一类是理论对比。事实对比研究是对目的语言事实的分析比较，具有明显的描写性，其目的是揭示出不同语言在事实上的异同，以进一步寻找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和规律。理论对比研究是对某种语言理论对不同语言的适用性的验证比较，其目的在于通过语言理论在不同语言中的适用性表现揭示语言在本质上的普遍性或相对性。事实对比与理论对比是相互联系的，往往是根据研究目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本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探讨反义词的界定和分类，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义、语法、语用、语音等几方面探讨汉英反义词的特征和类型。

第二章从反义词的语义基础、标记性特征、与同义词、多义词之间

的关联等方面对汉英反义词进行语义层面的对比研究。

第三章对汉英反义词作语用层面的对比。反义词的修辞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偶、矛盾修辞和反语。

第四章简要阐述了语言教学中的反义词问题。反义词“同现理论”和标记理论运用于语言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是有重要意义的；汉英矛盾修辞法的对比分析，可以揭示出两者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促进汉语矛盾修辞法的研究和应用。

第三编《“上”“下”在汉语和日语中构词功能的对比研究报告》以日语中由汉字“上”和“下”书写的音读语素为研究对象，在与汉语中语素“上”和“下”对比的基础上，考察其构词功能。比较的重点放在两种语言中“上”和“下”的语音形态、意义及功能三方面。

第一章总结前人关于音读语素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日语中的音读语素，然后确定研究范围。

第二章比较汉日两种语言中“上”和“下”的语音形态，两种语言中，“上”和“下”的语音形态都不是单一的。语音形态的不同是否会给“上”和“下”的意义和构词功能带来影响？根据语音形态的不同，“上”“下”分别是否会被区分为不同的音读语素？在这些问题上，两种语言中的“上”“下”具有不同的特点。

两种语言中的“上”和“下”表示的意义主要分布在空间、时间、数量、地位和质量价值这五个领域。此外，“上”和“下”还具有互相不构成反义关系的意义。两种语言中“上”和“下”所表达的意义是否完全一致？各自有怎样的特点？为什么会具备不同的特点？一般被认为是反义语素的“上”和“下”构成的词，其相反意义是否一定通过“上”或“下”来表达？“上”“下”分别和同义语素在意义上有哪些差别？第三章主要着重于解决这些问题。

汉日两种语言中的“上”和“下”都有三种功能：既可以独立构词，又可以和别的语素结合构词，还可以作为词缀使用。可是，各用法中的“上”和“下”从构词数量到性质有什么不同之处？引起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第四章中解决。

第五章着眼于长期以来为汉日对比研究所重视的汉日同形词，主要分析两种语言中由音读语素“上”和“下”所构成的汉日同形词在意义上的不同以及引起此不同的原因。

由相同汉字书写的汉语语素和日语音读语素存在于汉日两种语言中，它们的构词功能受到各自语言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体现着不同的特点。日语中音读语素在构词时，这些不同特点又影响到所构成的音读汉语词，从而导致音读汉语词与汉语中同形词的差异。因此，在比较汉日两种语言中的音读汉语词时，仅仅着眼于音读汉语词本身是不够的，分析作为其构词要素的音读语素的异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对比分析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在语言事实描写和语言理论探索中广泛使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比分析在语言研究中创下了许多著名的成果，例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B. Berlin 和 P. Kay 对不同语言表示颜色的基本词的研究成果等等。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对比分析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理论对比研究中，它为普遍语法理论(UG)提供了许多适用性验证，同时也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在事实对比研究中，它已成为语言教学，尤其是第二语言习得、翻译，尤其是机器翻译研究的基础，成为影响和制约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我们成立了汉外语言对比研究课题组，制定了较长远的研究规划，希望在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上有所成就，特别是能为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和机器翻译等领域提供一些参考和支持。语言对比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它对研究者的素质有特殊的要求。由于水平所限，肤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

本报告集出版得到山东省十五期间强化建设的重点学科烟台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资助，结集出版前，由张绍麒教授统审文稿，并对文稿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调整。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愿我们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编者

2005年12月12日

目 录

第一编 汉英基本数词对比研究报告 张笛

第一章 汉英基本数词词义对比	(3)
第一节 汉英基本数词义项对比	(4)
第二节 汉英基本数词文化陪义对比	(31)
第二章 汉英基本数词聚合关系对比	(46)
第一节 汉英基本数词同义聚合对比	(46)
第二节 汉英基本数词反义聚合对比	(62)
第三节 汉英基本数词序列聚合对比	(65)
第三章 汉英基本数词组合关系对比	(67)
第一节 汉英基本数词组词对比	(67)
第二节 汉英基本数词组语对比	(73)
第四章 基本数词与对外汉语教学	(92)
第一节 汉语基本数词主要教学内容	(93)
第二节 汉语基本数词教学中的几个难点	(97)
结语	(100)
参考文献	(101)
后记	(110)

第二编 汉英反义词对比研究报告

李松芬

第一章 反义词的界定和分类	(113)
第一节 汉英反义词的界定	(113)
第二节 汉英反义词的分类	(124)
第二章 汉英反义词的语义对比	(128)
第一节 汉英反义词语义基础对比	(128)
第二节 汉英反义词的标记现象	(129)
第三节 汉英反义词与同义词、多义词的关联对比	(143)
第三章 汉英反义词的语用对比	(147)
第一节 汉英反义词在对偶中的应用	(147)
第二节 汉英反义词在反语中的应用	(150)
第三节 汉英反义词在矛盾修辞中的应用	(152)
第四章 汉英反义词与语言教学	(158)
结语	(161)
参考文献	(163)
后记	(174)

第三编 “上”“下”在汉语和日语中

构词功能的对比研究报告

张科芬

第一章 概说	(179)
第一节 关于日语中的音读语素	(180)

●———— 目 录

第二节 本项研究使用的基本语料	(182)
第三节 汉语中的“上”“下”	(184)
第四节 日语中的音读语素“上”“下”	(185)
第二章 “上”“下”的语音形态对比	(187)
第一节 汉语中“上”“下”的语音形态	(187)
第二节 日语中音读语素“上”“下”的语音形态	(188)
第三章 “上”“下”的意义对比	(192)
第一节 汉日两种语言中“上”“下”的意义对照	(192)
第二节 由“上”“下”构成的反义词对	(212)
第三节 “上”“下”与其近义语素	(218)
第四章 “上”“下”的构词功能对比	(229)
第一节 独立成词的“上”和“下”	(229)
第二节 复合词中的“上”和“下”	(237)
第三节 作为词缀使用的“上”和“下”	(267)
第五章 “上”“下”构成的汉日同形词	(271)
第一节 汉日同形词的定义	(271)
第二节 汉日同形词的产生	(273)
第三节 “上”“下”构成的汉日同形词的词义	(274)
第四节 影响“上”“下”构成的汉日同形词词义的因素	(280)
结语	(284)
参考文献	(288)
后记	(292)

第一编

汉英基本数词对比研究报告

◇ 张笛*

* 作者简介：张笛，1979年生，山东省临沂市人。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文学硕士。从事汉外语言对比和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现任教于临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第一章 汉英基本数词词义对比

识数和计数是人类认知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它是人类在长期生物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是建立在人类大脑物质基础之上,通过遗传方式一代代传下来的。在人类的认知结构中,有一个数范畴,这个范畴就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是全人类共有的。一般说来,数概念是通过数字来表达的。数字,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印记着文明进步的足迹。

语言中,以数概念为基础形成了数词,数词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数词与数字关系非常密切,但从本质上讲它们分属不同的符号系统,数字是表示数目的文字或符号,是用来计算的,它只表示本身所代表的数目;而数词则是语言单位,它和其他词语一样,有自己的词义和语法功能。

虽然不同民族关于数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还采用不同的进制,但是全世界的人们却有共同的关于数的认知范畴,从而形成共同的数概念。也就是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论采取什么表达方式,表达的同一数量是等同的。我们进行汉英基本数词对比的基础就是这个共同的数的认知范畴中形成的共同的数概念。但是相同的数概念在不同的语言后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形成自己的数词。由于不同语言社会所处的文化历史条件不同、语言系统特点不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同,使数词除了拥有相同的表示数量的意义之外,还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标记。

第一节 汉英基本数词义项对比

数词的本义很明确,都是表示数量,但是在观察“一”到“十”和“one”到“ten”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基本数词都是多义词,都或多或少地具有除了数量义之外的派生义。但是数词和其他词有所不同,它们自成一个系列,基本意义都是表示数量,派生意义都是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汉英民族都采用十进制的计数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基本数词所表示的数量是相同的,因而基本数词的基本义位有对应关系。但是各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心理状况等等,这不可避免地在词汇中有所反映,于是基本意义相同的词,它们的派生意义却不一定相同,甚至还大相径庭或者出现空缺现象。一般说来,词义的民族性在词义派生上表现较明显,数词也不例外。汉英基本数词的派生意义的派生方式和词义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异。

本项研究以《现代汉语大词典(普及本)》和《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新牛津英语词典)》两部规模大体相同的词典作为语料的出处,从“一”到“十”,从“one”到“ten”,把相关数词的义项全部抽取出来,并在此基础上逐一进行对比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基本数词的义项对应情况共有三种:对应、部分对应和空缺(详见下文所列表格)。

基本数词的基本义项和派生义项之间的关系及其联系手段,常常反映出民族的个性,它是由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联想和所处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影响所决定的。数词词义派生的模式,包括词义转移,转类,虚化,深化,扩大,缩小,贬降,扬升等。一般认为,词义的派生结构可以分为三种:一、放射型或辐射型:派生义分别直接从基本义产生,像光芒一样从基本义向四周辐射,而各派生义相对独立;二、连锁型:派生义源于基本义,后又从自身派生出第三义,第一义和第三义没有直接

的语义关系；三、综合型：复合前述两种结构交叉派生繁衍词义。由于数词的本身特质所决定，可能涉及到的词义的派生模式和派生结构要少一些。另外，必须说明，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所有义项都编了号，但除了连锁型派生外，不少派生义项孰先孰后，难以断定，因此，本文编号并不能作为说明词义派生顺序的依据。

“一”和“one”

汉语“一”的义项如下：

H1 数词，大写作“壹”，最小的正整数。

H2 序数的第一位。

H3 若干分中的一分。

H4 表示动作一次，或者短暂、突然。

H5 某一个。

H6 每个。

H7 另，又。

H8 全，满。

H9 相同，一样。

H10 统一。

H11 专一。

H12 初；开始。

H13(副词) 乃，竟然。

H14(副词) 一旦，一经。

H15(连词) 与“便”或“就”连用，表示两种动作时间上前后紧接。

H16(助词) 用以加强语气。

H17 乐谱上的记音符号。

英语“one”的义项如下：

Y1 cardinal number, the lowest cardinal number; half of two. (最小的基数词，二的一半)

Y2 (代名词) a single person or thing, viewed as taking the place of a group. (一个人，一件事情)